

A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George Soros, an older man with glasses, wearing a suit and tie. He is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side with a thoughtful expression. His hands are clasped in front of him, and a watch is visible on his left wrist.

索罗斯  
金融大鳄

传

SOROS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[美]迈克尔·考夫曼著 王柏鸿译

[美] 迈克尔·考夫曼著

王柏鸿译

# 金融大鳄索罗斯传

# SOROS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金融大鳄索罗斯传/(美)考夫曼(Kaufman, M.T.)著;王柏鸿译.

—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2

书名原文:Soros: The Life and Times of a Messianic Billionaire

ISBN 7-208-04164-4

I. 金... II. ①考...②王... III. 索罗斯-传记

IV. K837.125.3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2)第029969号

责任编辑 苏贻鸣 吴书勇

封面装帧 邹纪华

---

Copyright © 2002 by Michael T. Kaufman

All rights reserved under International and Pan-American  
Copyright Conventions.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y  
Alfred A. Knopf,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, Inc., New York,  
and simultaneously in Canada by Random  
House of Canada Limited, Toronto.

Distributed by Random House, Inc., New York.

www.aaknopf.com

---

金融大鳄索罗斯传

[美]迈克尔·考夫曼 著

王柏鸿 译

世纪出版集团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(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邮政编码200001 www.ewen.cc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常熟新骅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7.75 插页 8 字数 166,000

2002年6月第1版 2002年6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6,100

ISBN 7-208-04164-4/K·950

定价 18.00元

## 出版说明

本书是美国著名的克诺夫(ALFRED A. KNOPF)出版社在2002年刚推出的全球金融界的闻人索罗斯的传记。索罗斯可称是当今世界上最富传奇色彩、最具个人魅力的超级金融大亨。30年来,他纵横全球金融市场,操作避险基金,狙击英镑、泰铢、港元,进出各国股市,斩获甚丰,成为全球知名的亿万富翁。近几年来,索罗斯已减少了运营基金的工作,较多地致力于慈善事业,推广他的开放社会理念。关于他个人经历中诸多的谜点一直是大众感兴趣的话题。本书作者与索罗斯有着长期的接触,并对他身边数百位亲友和工作人员进行了采访,因此在本书中,读者会得到大量以前未曾披露过的索罗斯的个人秘密。

值得注意的是本书的作者长期供职于西方媒体,他所持的政治观点是我们不能苟同的;为维持原书风貌,在翻译出版中文版时对这些文字予以适当保留,敬请读者注意鉴别。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前 言  | 谜一样的索罗斯 ..... | 1   |
| 第一章  | 生存专家之子 .....  | 10  |
| 第二章  | 家庭价值观 .....   | 18  |
| 第三章  | 战争岁月 .....    | 25  |
| 第四章  | 和平曙光 .....    | 41  |
| 第五章  | 伦敦苦难 .....    | 49  |
| 第六章  | 辛苦求学 .....    | 56  |
| 第七章  | 摸索方向 .....    | 64  |
| 第八章  | 进入美国 .....    | 72  |
| 第九章  | 人非圣贤 .....    | 83  |
| 第十章  | 哲学思想 .....    | 90  |
| 第十一章 | 重起炉灶 .....    | 96  |
| 第十二章 | 惊人成就 .....    | 107 |
| 第十三章 | 中年哀乐 .....    | 118 |

# 目 录

|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十四章  | 进入慈善事业····· | 127 |
| 第十五章  | 关注东欧·····   | 134 |
| 第十六章  | 重回故国·····   | 143 |
| 第十七章  | 家庭风波·····   | 153 |
| 第十八章  | 拯救俄国·····   | 162 |
| 第十九章  | 黑色星期三·····  | 172 |
| 第二十章  | 扩大行善·····   | 177 |
| 第二十一章 | 再接再厉·····   | 187 |
| 第二十二章 | 紧急救援·····   | 196 |
| 第二十三章 | 殉难英雄·····   | 207 |
| 第二十四章 | 亚洲金融风暴····· | 215 |
| 第二十五章 | 美国公益计划····· | 225 |
| 第二十六章 | 七十不惑·····   | 235 |

## 前言 谜一样的索罗斯

毫无疑问,我跟每一位作家一样,希望本书呈现的故事远比其本身更引人入胜。因此在一开始就解释这本书的来龙去脉,尤其是说明我跟书中人索罗斯(George Soros)的关系如何,似乎是合理之至。

我认识索罗斯而且对他产生兴趣已超过十年。1995 年春天,我接到他从开放社会研究所(Open Society Institute)打来的电话,问我是否愿意到布拉格去编一本杂志。这本《转型》(Transitions)杂志是由索罗斯出资的,内容是报道约三十个前共产党国家如何摆脱共产主义,推动社会、政治和经济转型的。这个邀约十分突然,因为当时我替《纽约时报》撰写“纽约小事”专栏,眼看就要满三年。在这种情况下转换跑道到布拉格编《转型》杂志,中间的距离的确天差地远。不过,邀约者知道我在 80 年代中期,曾经为《纽约时报》采访东欧新闻,而且在 1989 年到 1992 年间担任《纽约时报》国外新闻部副主任,曾协助策划、采访东欧共产主义国家解体的大事。他们也知道我在 1988 年,写过一本关于波兰的书,预测正在解体的东欧集团里会发生某些人口方面的变化,而实际上变化很快就出现了。

总之,索罗斯的手下有理由找我,我也有理由接受这份差事。我在《纽约时报》前后工作了 38 年,其中 14 年担任驻外记者,我明白自己在这家报社的前途,不可能再像过去那么有意思。因此我希望能再冒险一次,编辑一本严肃的出版物,去探讨某个区域少有人了解的深远变革。这似乎深具挑战性,也很有价值。从某方面来看,这个工作就如同有机会去采访、报道一个时代,一个类似宗教改革或启蒙运动的时代。此外,布拉格真的是个美丽的城市。然而,还有另一项诱因。如果我接受了这个工作,就能够深入了解“开放社会”的慈善事业网络,尤其更能够深入了解创设这个慈善团体的亿万富翁索罗斯。当时我完全没有想过要为此人作传,只是认为他是个有意思却难以捉摸的人物。

初次听到有关他的事,是我住在华沙的时候。我有许多东欧的朋友,他们告诉我有一个神秘的美国人用自己的钱,支持他们对抗共产主义。根据他们的大略描述,索罗斯是富有的金融投机客,不喜欢自己和投资项目被曝光。朋友告诉我他是犹太裔,出生在布达佩斯,纳粹占领布达佩斯时,他躲过迫害而幸存下来。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、苏联加紧掌控匈牙利时,才十多岁的索罗斯就溜出逐渐降下的铁幕,逃到伦敦,进入伦敦经济学院就读。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,他到了美国,在华尔街开创一番事业。

我发现这些片断的信息很吸引人,也记得自己曾经翻阅名人录寻找索罗斯的资料,却发现上面没有他的名字。但是,在接下来的几年里,我对他更为了解。他当时捐钱给波兰的团结工会、捷克的七七宪章协会和莫斯科的异议人士团体。后来他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匈牙利,创办了一个基金会,提供高



额的奖学金，让东欧的学术界人士到西方游学。1986年，我和索罗斯有一次短短的会晤，我们在纽约的一个大会厅里握过手。我当时受邀对一个匈牙利裔美国人团体就我所作的报道作深入演讲。这篇报道指出，布达佩斯一处墓园的某个秘密角落有一些无名墓，里面埋葬了几百个人的遗体，都是苏联1956年出兵匈牙利时处决的人。等我飞回欧洲后，才得知机票钱是索罗斯出的。

三年后，我调回《纽约时报》国外新闻部，追踪欧洲发生的革命性事件。此时，索罗斯的名字仍旧不是广为人知，但我却发现从事人权工作和密切观察共产主义国家的人，越来越常提到他。而他在匈牙利设立的基金会已很快开始繁衍，出现在波兰、捷克、乌克兰、波罗的海国家、俄罗斯和巴尔干半岛国家。他还计划建立一所国际大学。当时，偶尔会有以前的持不同政见者朋友来看我时谈到，他们在索罗斯位于大西洋海滨的长岛夏季别墅里，跟索罗斯一起下国际象棋和讨论哲学。他们说他是一个世故、知识广博的知识分子，似乎比较愿意跟他们往来，而不愿跟其他企业界人士交往。

当时索罗斯仍然大力维护自己的隐私。身为金融家，他早已学会如何避免曝光，而且迷信，一旦曝光的话，可能会带来霉运，危害他傲视群伦的避险基金——量子基金的绩效。因此，在他逐渐扩大慈善活动后，还是习惯留在暗处。直到20世纪90年代，虽然一般美国大众已能够轻易地辨认、崇拜其他远不如索罗斯的富豪，却还是不太认识他。

1992年9月16日，一切都改变了。这一天，英国政府放弃了坚决捍卫英镑汇价的政策，让英镑贬值。在这个英国人所谓黑色星期三的一天，索罗斯虽不是惟一赚到钱的投机客，

却是最大的赢家之一,而且最后成为被英国媒体最广泛报道的名人。有好一阵子,他满面笑容的标准照片,不断地刊登在英国的报纸上看着每一位突然变穷的读者,而他想要隐姓埋名的愿望也从此消失了。索罗斯遭到英国记者包围后,决定公开谈论自己的所作所为,包括在金融操作和慈善事业上的事迹。他决意利用新近得来的响亮名号——“击败英格兰银行的人”,在世界领袖之间获得影响力。后来,他形容自己变成“无国籍的政治家”。

他开始公开呼吁改革世界银行,推动新版的马歇尔计划以协助东欧,却遭到大家拒绝,甚至遭受公开嘲笑。但是,随着时间过去,连大国政府都望之生畏的艰巨、危险任务,都由他的慈善事业妥善解决后,他的名声逐渐稳定上升。最后他可以直接与世界级领袖沟通,而且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艾布兰莫维兹(Morton Abramowitz)口中,索罗斯变成了“惟一拥有外交政策的非公职平民”。到20世纪的最后几年,他每年都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。

他最有创意的政策干预事迹,是在波黑战争期间付出5000万美元,协助萨拉热窝居民对抗危险之至的围城。他的计划有一部分是要在战争期间兴建净水厂,提供自来水给遭到围困的城市,以免塞尔维亚狙击手经常从制高点,射杀提着水桶、到水井边取水的妇女。在另一个让人称奇的计划中,索罗斯付出超过一亿美元,拯救濒临破产的俄罗斯科学界。

在这些计划受世人瞩目的同时,索罗斯也以世界上最富有的人闻名。整个20世纪90年代,在一些杂志的年度富豪排行榜中,他经常被列为世界上最有钱和最慷慨的富翁。以慈善事业而言,不只是他的捐赠金额与众不同,而他亲身参与

自己的计划,更让他和其他慈善家大不相同,人们把他比拟成卡内基和洛克菲勒。索罗斯不仅提供资金,还帮忙设计、监督和修改这些计划,甚至会终止没有绩效的计划。如同在金融市场操作时一样,他为慈善计划消耗了许多精力,而且经常采用相同的战术。此外,他所有的捐献都有一套理论根据,是以他的恩师——哲学家波普(Karl Popper)的教导为依归,致力于开放社会不存在的地方,协助塑造开放社会;在开放社会遇到敌人的地方,协助保护开放社会。有一次在牛津大学的颁奖典礼上,有人问他希望如何称呼他,他的建议是“身处金融界、慈善界,有哲思的投机客”。

我去布拉格之前,已经对他略有所知。我看过杂志上的人物介绍和电视专访,读过好几本他写的书,看过很多讨论他的报纸和杂志文章。但是和我事先的猜测一样,一旦接下这份新工作,索罗斯在自己的利他王国中,给人的印象非常不同,远比媒体所描述的富有得多且矛盾多了。

这个网络里的气氛令人目眩神迷,所有的事物都动个不停。人员、计划和构想川流不息、忽来忽往,甚至就此消失,而任务也会被退回来修改。但是,从提出构想到付诸实施的时间非常短,短到连我这个每天得应付截稿压力的人都啧啧称奇。这种狂热的步调是索罗斯本人制定的。这个网络里的人常开玩笑说,如果你在飞机上,坐在索罗斯旁边超过半个小时,他很可能任命你当他某个基金会的总裁,但几个星期后又请你走路。虽然经常有人能口若悬河,提出令人心动的计划,进而激起索罗斯强烈却鲜少持久的兴趣,不过索罗斯极为赞赏的“行动家”非常少,因此他总是在寻找这种人才。

混乱在这个网络里是常见的事,有些计划可能被推翻,有

些则被并入其他计划中。各国首脑之间会有冲突,网络内部会有丑闻和贪污腐败,但是在混乱和狂热的步调中,索罗斯的慈善事业却极为成功。除了萨拉热窝的给水计划和援助苏联科学界之外,他还有更广泛的行动,包括改革三十多国的儿童学前教育;留住成千上万名共产党军官,转往民间经济部门发展;以及让众多前苏联集团的大学使用互联网等。

我在《转型》杂志工作的两年半期间,能够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观察索罗斯。我曾跟数以百计的员工、合作伙伴或接受他资助的人会面;曾跟索罗斯去参加各国开放社会基金会职员的大会,讨论他们正在推行的工作,研究应该怎么做、如何做得更好。在布达佩斯的大会和其他比较小型的会议里,代表们于开会以外的大部分自由时间,会混在一起谈论索罗斯。这种谈话通常从索罗斯说过或做过的一些事情起头,然后变成闲话和推测。例如,索罗斯会不会把慈善事业的重心从欧洲移到美国?会不会在去世前把钱捐完?真的有人相信他比较喜欢撰写哲学巨著,而不是赚钱?他太太是不是真的不喜欢匈牙利?他为什么没有私人飞机?他有其他有钱的朋友吗?他是否真的是社会民主人士?他帮助过这么多国家,为什么从来不帮助以色列?为什么在莫斯科的基金会里,发生了这么多舞弊案和贪污腐败,他仍然坚定地协助俄罗斯?他真的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全球大事是对抗贪污腐败,如同80年代的全球大事是人权问题一样吗?他挑战美国反毒政策的态度有多坚决?他已经在布达佩斯设立一所大学了,是否还要在华沙再设一所?他现在最喜欢的小型计划是什么?他比较像欧洲人还是美国人?他是好父亲吗?他是害羞的人还是傲慢的人?他有多自负?他的哲学,或者说波

普的哲学,真的有道理吗?最重要的是,他是什么样的人?出身是哪里?怎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?我参加过几十次这样的聚会,不管彼此看法的差异有多大,大家总是公认索罗斯跟其他的富翁截然不同。

索罗斯最常被人比作洛克菲勒和卡内基,也有人把他比为热心的知识分子,或是从道德出发的行动家,如甘地、罗素(Bertrand Russell)和马尔罗(André Malraux),或是如同介入世界事务的其他富豪如美国石油大亨哈默(Armand Hammer)、加拿大和平主义者伊顿(Cyrus Eaton),以及当过多位美国总统顾问的巴鲁奇(Gernard Baruch)。

有时候把他喻为学者似乎更恰当。有人说他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“哲王”,融合了智能、方法和极大的自主权。有人说他像堂吉诃德,有着道德上的天真,又喜欢高风险的任务。也有人把他当成流行文化中的善人,如照顾小孤女安妮的好心人华巴克老爹、绿野仙踪里的好心女巫,甚至007电影里的金手指。更有人把他比喻成梦想中了大彩、进而把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人。这种人中了大彩后,第一步是安家,但下一步会做什么呢?索罗斯能够让这么多人向往,是因为他已经远远超越第一步,甚至可能超越现实生活或小说中的任何人物。

1998年春季,我结束在《转型》杂志的工作回到纽约,重返《纽约时报》担任资深作者,为仍然在世的名人准备传记文章,好在他们过世时刊出。为了这份工作,我看了很多传记,自然而然地想到,索罗斯的一生应该是一本书的绝佳题材。但是,当时我得知已有另一位作者开始着手写这本传记。之后又过了几个月,一位欧洲的朋友告诉我,那位作者已经放弃了,于是他们敦促我接下来完成。

我对此感到很有兴趣,但是也有一些问题存在。首先,我很喜欢和欣赏索罗斯。虽然我很少把自己当成他的朋友,却也没有生疏到称呼他为索罗斯先生,而是像他四周的人一样叫他的名字乔治。因此从出发点来看,显然我无法假装自己的立场公正。再者,索罗斯支付我在《转型》杂志工作时的薪水,这种情况是否会影响我的信用?不过,我断定自己担任新闻工作者 40 年的习惯和能力,一定会驱使我就事论事,应该可以平衡上面说的这些问题。

另外还有索罗斯的意愿问题。他是否愿意提供我所需的信息?我去拜访索罗斯时谈到了这个问题,他解释说,他取消跟原来那位作家的接触,所以对方就放弃了。索罗斯说,当初把资料给那位作家,并且让他跟着他到处活动之后,他开始觉得不安。索罗斯强调,那位作家绝对有权从任何角度看他的生活,写出任何有关他的书。但是,他觉得没有义务要帮助自己不信任的人。至于我的提议,他说他愿意彻底合作。

我告诉他,基于专业,我会探讨他私密的精髓,让它们重见天日,他说他了解这一点。我也告诉他,从小受到的教育让我相信,真正的有钱人不可能是真正的好人。而他回答说,他也是受到这样的教育,因此这一点是合理的立场。

几天后,他送给我一张纸条,上面写着:“谨以此书面确认我私下告诉你的事情。如果你有写书的合约,我准备跟你合作,并鼓励其他人跟你合作。我不想用任何方式影响本书的内容,而且应该清楚地声明,这本书不是经过授权的自传。”

因此,容许我强调这不是一本经过授权的自传,而是我的著作,不是索罗斯的著作。这本书的主角现在已经 70 岁,仍然健在、活跃,而且拥有充分的能力,能够创造更多的惊奇和

成就。

我也必须清楚地声明,索罗斯完全实践了对我的承诺。他坐下来接受我的访谈,容许我陪伴他到俄罗斯和匈牙利,容许我参加开放社会基金理事会的会议。他也提供了个人的文件,包括信件和年轻时写的未出版手稿,更说服家人、老友和事业伙伴,促请他们跟我谈话。

**迈克尔·考夫曼**

2001年4月

## 第一章 生存专家之子

1985年,索罗斯安排母亲口述往事,以便录音和转成文字之后,让自己可以比对母子的回忆。

索罗斯的母亲艾瑟蓓当时已经82岁,寡居已久、视力减退,而且一再拒绝两个极为富有儿子的建议,不肯搬去有女佣和司机的豪宅,宁可住在曼哈顿的简朴公寓里。这栋公寓有两个房间,家具陈旧,墙壁装饰着匈牙利友人的绘画以及一些非洲动物的小木雕。她于1989年去世时,遗言交待把公寓捐给索罗斯的开放社会机构,让海外客人到纽约访问时,有一个落脚的地方。后来有很多人到那里住过,公寓还保持得跟她生前居住时差不多,书架上排着几种语言的书籍,以及好几本圣经。

索罗斯的母亲在这种情境中,录下自己和全家人的故事。她叙述他们如何忍受战争、分离和流离失所的沧桑。他们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,已经踏入社会中上阶层。纳粹势力进入匈牙利以后,她跟丈夫和两个儿子用假名和基督徒的身份求生。在平实的叙述中,她谈到小儿子索罗斯17岁时,就逃离共产党统治的匈牙利,到西方世界生活,全家人都以为此后再也没有团圆的机会了。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,她和丈夫



靠着两条腿逃离故乡,来到纽约和两个已经相当成功的儿子相会。她用匈牙利腔的英语说:“这就是我们的故事,是我们如何彼此相爱和成长的故事。”

她一再再用崇拜的语气谈到丈夫在塑造全家人的生活、确保全家人的生存,以及抚养儿子、决定未来命运上,扮演重要的角色。她提到索罗斯七八岁时,曾经写过一首诗,把父亲迪华达描述成主神宙斯,或者是天父。她宣称,丈夫一生对家人的影响至为深远,即使在他死后多年,他最爱以及深爱他的人,在思想和感情上仍然受他影响。

“我的儿子现在确实有一个问题,”她说,“我认为他之所以会去看心理医生,就是想找出如何完全摆脱父亲的方法。”

15年后,索罗斯看到这一段文字时,哈哈大笑地回想起当时:“话说回来,我当时想摆脱的人是我妈。”不过,他承认母亲的观点正确无误,他父亲的确是这个传奇故事的中心,他塑造了这个家庭,决定了这个家的特性,而且在家人心中,灌输了彼此忠心耿耿、赤诚相待的重要想法,家族、朋友、宗教、阶级、国籍或公民等其他身份,都不如家人重要。索罗斯说:“我们的的确确知道自己跟别人不同。”他不记得自己写过那首跟宙斯有关的诗,但是,当他深入谈到自己青年时期,父亲却呼之欲出,活脱脱地表现出是个慈爱且有创意的人,是创造全家物质生活的巨匠。他推动家中的所有活动,以身作则地教导儿子,让他们做好准备面对不可知、无法预测的未来。

即便已将近70岁,索罗斯跟去世已久父亲之间的对话,似乎仍未结束。和他在怀斯特切斯特豪宅长谈时,他会偏离主题转到父亲身上。“我想最好把他当成德国人所谓的生活艺术家,”索罗斯说,“就算到了今天,我仍然怀疑他到底是坚